

杜維運·黃進興編

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一

華世出版社印行

杜維運·黃進興編

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二

華世出版社印行



漢榮書局有限公司

九龍通菜街63號A 地下及二樓

HON WING BOOK CO. LTD.

63A, TUNG CHOI STREET,

G/F & 1/F, KOWLOON, H.K.

TEL: 3-910585-7

史學論叢之二

中國史學史論文選

杜維運·黃進興編

黃杜
維進
興運
編

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
(二)

華世出版社印行

杜維運
黃進興
編

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一)(二)

中華民國 65 年 9 月初版
中華民國 68 年 10 月 二刷

出版者：華世出版社

局版臺業字第 0247 號
台北郵政 13—341 號信箱

發行人：奉璽泉

發行者：華世出版社

辦事處：台北市景美興隆路一段 70 巷 11 弄 13 號

郵 款：103989 號 電 話：9321411 號

精裝二冊

定價新臺幣 500 元

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序

杜維運

一

自晚清以降，歐風東漸，國人驚羨於西方物質文明之進步，相率倡言立說，推許西方國家爲先進，有能習得其一技一藝者，輒謳歌讚歎之不絕，馴致而全盤西化之論出焉，自全盤西化之論出，於是中國之學術不足道，中國之歷史不足傳，中國之政治，腐敗而落伍，中國之社會，數千年停滯而不前，學凡中國所固有者，若不值一顧者矣。如科學，西方學者每以西方文化獨能發展科學而自豪，十七世紀西方之科學革命，亦自使整個世界爲之變色，其震驚及於國人，則咸認中國無科學，名流學者，著文而討論中國未能產生科學之原因者，大有其人^①。實則中國爲科學之先進國家，西元第一世紀迄於第十三世紀，中國科學上之發明，有若浪潮，不絕湧入西方，影響人類最大之印刷術、火藥、羅盤針三大發明，亦爲由東而西，故雖謂無中國過去在科學上之發明，即無近代西方之科學，亦無不可。此類待發之覆，亦必待治中國學問之西方學者如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其人者，創爲鉅著，反覆指陳，而後國人始將信將疑也。如哲學，西方哲學體系完整，推論精密，窮究宇宙之玄妙，闡釋神奧之原理，此固爲不待爭辯之事實，然國人推崇之過甚者，則轉詆中國無哲學，重現實人生之中國民族，無法發展此類博大精深之學問。實則中國之哲學，另闢蹊徑，不同於西方哲學，而所到達之境界，則初無二致。如先秦時

代，老子言道之妙用，孔子演易之元理，墨子申愛之聖情^②，此寧能不謂之爲哲學耶？秦漢以降，富深邃思想之哲人輩出，而隋唐之佛學，宋明之理學，尤備具哲理。中國之哲學，與西方哲學，實遙相輝映焉。近人盲目崇拜西方，動輒謂中國無科學，無哲學，無象徵人類文明之種種，西方所無而中國所有者，則又視之爲可有可無，無若何崇高價值可言。時論如此，有令人感觸萬千，唏噓不已者矣！

史學爲中國學術之大宗，中國古代凡百學術，蓋皆自史學出。^②論史學起源之早，成熟之速，綿延之久，範圍之濶，舉目世界，實無逾於中國者；至若史家風骨之崢嶸，史料徵存之豐富，修史制度之健全，尊史觀念之濃厚，雖自謂爲獨能發展史學之歐洲，亦瞠乎其後。晚近數世紀，西方新史學興，其治史之方法，爭奇鬥艷；其寫史之體例，五光十彩；其蒐集史料，批評史料，富有科學之精神；其分析史實，解釋史實，獨擅精密之系統。以致西方史學，隨其軍事、政治、經濟力量，向世界擴張，迄於今日，不在西方史學籠罩下者，寰宇蓋無其地焉。史學大國之中國，受西方史學之激盪，由慕西方史學而詆毀中國史學，甚至謂中國無史學者，比肩接踵。如蔣廷黻宣稱^④：「中國自史記以後，史學的研究，就不會有進步。」^④此爲否定近兩千年來中國史學之演進也；朱希祖序何炳松譯魯賓孫(J. H. Robinson, 1863-1936)「新史學」(The New History)，於頌揚西方史學之餘，則自怨自艾云：「希望我們中國也有史學的發展！」此則直謂中國無所謂史學也；徐仁鑑則力斥中國正史爲帝王家譜：「西人之史，皆記國政及民間事，故讀者可考其世焉。中國歷史，僅記一姓所以經營天下保守疆土之術，及其臣僕翼戴褒榮之陳迹，而民間之事，悉置不記載。然則不過十七姓家譜耳，安得謂之史哉？」故觀君史民史之異，而立國之公私判焉矣。^⑤此爲晚清以來響徹雲霄之論調也；即博通中國史學之梁啓超氏，亦

曰：「誠一繙四庫之書，其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者，非史學書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堅，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學名者不下數百。茲學之發達，一二千年於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邱之貉，未聞有能爲史界開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於國民者。」^⑥「英儒斯賓塞曰：『或有告者曰，鄰家之貓，昨日產一子。以云事實，誠事實也。然誰不知爲無用之事實乎？何也？以其與他事毫無關涉，於吾人生活上之行爲，毫無影響也。然歷史上之事實，其類是者正多，然推此例以讀書觀萬物，則思過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讀史之方也。泰西舊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國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冊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詔書也，滿紙填塞，皆此等鄰貓生子之事實。往往有讀盡一卷，而無一語有入腦之價值者。就中如通鑑一書，屬稿十九年，別擇最稱精善，然今日以讀西史之眼讀之，覺其有用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其他更何論焉。^⑦凡此，皆爲極度貶抑中國史學之說也。國人論中國史學如此，不深知中國史學之西方史家，自肆意詆毀，不可終日，於是有人謂中國無所謂史學者矣；有謂中國之史書，即西方之史料，其有實等於無者矣；有謂中國有史料，有史書，而無所謂史學者矣；有謂中國有史學，而境界則遠不若西方高遠者矣。^⑧以英國當代史家浦朗穆（J. H. Plumb）爲例，彼爲極具誠意瞭解中國史學之西方史家之一，其立論亦頗客觀，然終謂中國史學未臻西方所到達之最高境界。其言曰：「自文藝復興以降，史家逐漸決定致力於瞭解曾經發生之往事，爲瞭解而瞭解，非爲宗教，非爲國運，非爲道德，亦非爲神聖化之制度；……史家日趨於窺探往事之真相，而冀自此建立有歷史根據之社會轉變之軌跡。此爲一西方之發展，本人之見如此。部分予所尊敬之史家，將持異議，彼等將感覺吾乃過分誇大中國與西方史學之區別也。盡力閱讀翻譯之作，予曉然於中國史學之精細，予曉然

於中國史學之重視文獻，予曉然於中國史學之發展其制度變遷之觀念，而大致能排除借歷史以衍出之天命觀念。中國唐代史家顯然遠優於恩哈德 (Einhard)，或奧圖 (Otto of Freising)，或任何中世紀早期編年家，一如中國聖人在技藝或行政方面之優越也。然中國史學之發展，永未突破通往真歷史之最後障礙——冀圖窺探往事之真相，不顧由此引發與利用過去之時賢衝突。中國人追逐博學，然永未發展富批評性之史學 (the critical historiography)，而富批評性之史學，則為過去兩百年西方史家之重要成就也。彼等永無意令視歷史為客觀之瞭解 (objective understanding)，則更不待煩言矣。

⑨推崇中國史學精細，推崇中國史學重視文獻，推崇中國唐代史家遠優於西方中世紀編年史家，而終謂中國史學未發展至「冀圖窺探往事真相」之最後境界，不視歷史為客觀之瞭解，無所謂富批評性之史學，西方史家之優越感，蓋至是而暴露無遺焉。中國史學，發展至今日，內受國人之訾議，外遭西哲之歧視，其真價值，若明若昧，其新生機，似隱似現。馴致而主張史學全盤西化者，未嘗無其人。此寧非當令中國史學之隱憂哉！此寧非當今中國史家功罪之所繫哉！

二

西方史家或認為惟有今日，全世界全人類初現可能完全進入歷史之中，擺脫殖民地統治者，擺脫人類學家，而獨為史家所關注。⑩此為重視歷史，提高史家地位之偉論。亦有將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史學運動與十七世紀科學運動相提並論，而自認為西方文化之特產，非中國所能望其項背者：「雖則吾人每自言西方文化獨能發展自然科學，然恒忽略其特有之歷史觀念 (historical mindedness)。古代之中

國，科學工藝甚發達，歷史著作極豐富，然未臻於相當於西方十七世紀科學革命與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史學運動之境界（亦未有若何跡象將能臻此境界）。「¹¹此為確定史學在文化發展中所佔之重要地位，卓見宏識，鮮有能及（其妄論中國史學，為另外問題。）然則無歷史，無史學，為人類文化之幼稚階段，昭昭然若揭。中國果若近代中外史家所謂之無史學或即有之而不足與西方史學並駕齊驅哉？（近人固不敢言中國無歷史，而疑其不眞者則比比，如疑古學派是也。）

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史學領先西方，殆絲毫不容置疑。中國史學深植盛道者，更僥不可終。概略言之，如前文所舉，則起源之早，成熟之速，綿延之久，範圍之廣。中國自上古時代，即設立史官，史官主要之職務為記事，其記事遵守共同必守之法，「君舉必書」，「書法不隱」¹²，史學之大法，已約略掌握，故雖謂中國設立史官之時，即中國史學起源之日，實無不可。西方設立之掌管曆法之官吏，僅記錄意義重大事件之日期，與中國之史官迥異，其早期編年史，亦非為存往事，祇為君王留不朽於將來¹³。兩者相較，則中國史學起源之早，殊非西方所能企及也。中國史學，發展至西漢中葉司馬遷時代，已極成熟，司馬遷所創紀傳體例，為中國史體不祧之宗，史家考證之方法，敍事之藝術，解釋之能事，皆略備於史記一書。以視西方同時代羅馬之史學，相去實不可道里計。西方史學必至十九世紀而始發展成熟。此史學成熟之速，舉世未有中國若者也。中國史學，自上古時代起，綿延發展數千年，未嘗一日中絕，朝代更替，姓氏改換，而史學則廢續不已。西方史學自希臘而羅馬，而中世紀，而近代英、德、法等國家，其間若斷若續，西方史家已難言其承繼關係¹⁴。論史學綿延之久，舉目寰宇，未有能與中國相比擬者也。中國史學，務博雅，務詳盡，故範圍至闊。最為史家所採用之紀傳體，本紀以序帝王，世家

以記侯國，諸表以繫時事，書志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兼容並蓄，洵爲全史^⑯。史家亦競寫範圍千古之通史，如通鑑、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皆其著者。此與西方史學以精深見長者，又截然兩途也。至若史家風骨之崢嶸，史料徵存之豐富，修史制度之健全，尊史觀念之濃厚，亦可傲視西方。中國史家每樂言端正心術，砥礪氣節，寧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此爲西方史家所不常言。中國史料徵存之豐富，亦甲於天下，十九世紀以後，西方徵存史料，始凌駕中國焉。設立史館以修當代史與前代史，且歷久不絕，爲中國所獨有之優良修史制度。「國可滅，史不可滅」^⑰，爲中國濃厚之尊史觀念，舊朝亡，新朝爲之修史，而即用舊朝之遺民，任纂修之職。極尊歷史之觀念，在西方乃爲晚近數世紀所形成。凡此，皆中國史學之甚值稱道者也。

中國史學，自有其缺失，吸收西方史學，以濟中國史學之不足，自不容已。惟吸收之前，必先瞭解，瞭解之前，必去成見。不瞭解西方史學，而凡自歐美泊來者，皆吸收之，不至貽患中國史學於無窮不已也。瞭解西方史學，何者爲中國所固有，何者爲中國所本無，何者可以補中國史學之缺，何者可以濟中國史學之窮，則吸收自收宏效。然又必先之以瞭解中國史學，不瞭解中國史學之優點與缺失，則何從確知西方史學之何者可迎何者可拒耶？故吸收之前，必先瞭解。瞭解亦有其先決條件，具成見，必難瞭解，惟覺西方史學之美，而中國史學乃陳腐不足道，則烏從瞭解？故瞭解之前，必去成見。近人不知西方史學，而虛美西方史學者多，不知中國史學，而橫詆中國史學者尤多，此事之最令人難平者！世有能虛心瞭解中西史學，將兩者細作比較，以求會通之道者乎？雖執鞭之士，亦樂爲之焉。

三

中國史學，有待以近代眼光，發其精蘊。民國以來，銳意通觀，而撰述中國史學史者，亦有其人矣，如柳詒徵之國史要義^⑯，朱希祖之中國史學通論^⑰，金毓黻之中國史學史^⑲，李宗侗之中國史學史^⑲、史學概要^⑳，皆爲人所習知者。然多失之浮泛粗略，自其中難窺中國史學之大。讀其書者，覺中國史學，不過爾爾，亦寧足怪哉！

史學史專書以外，最值注意者，爲發表於各學術性雜誌之史學史論文，晚清以來，論述中國史學史之精華，薈萃於此。洋洋巨觀之一部專書，往往不如一篇論文更富學術性。專書每流於駁雜，爲字數而拼湊材料；論文則專精，能道前人所未道。如金毓黻之釋記注^㉑、唐宋時代設館修史制度考^㉒二文，較其在中國史學史中所談及之記注之法與唐宋設館修史始末，實更爲詳密精確也^㉓。李宗侗先生之專文史官制度一附論對傳統之尊重^㉔，亦較其專書理想。專篇論文之撰寫，或奠基於作者數年、數十年之歸納材料，功力所至，精見自出。鑒於此，茲集之選輯，或不容已乎？

民國五十四年秋迄於五十六年仲夏，獲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資助，與阮芝生、孫鐵剛先生共做中國史學史論文提要，徧蒐各學術性雜誌，凡其中有論中國史學之論文，即詳讀之，覺其有新見，而頗可供人參考者，即爲提要鈎玄，共得七十二篇，提要文約十萬言。惟提要文僅約原文十分之一，寧能盡其精義？當時即覺有選其尤精者，輯爲一編之必要。去歲冬，食貨月刊主編陶晉生先生約余與黃進興先生着手選輯，以期付梓。進興先生奔波於國內各圖書館間，冥蒐博羅，最後選定四十五篇，其欲選而不可得

者仍多。旋以晉生先生刻期赴美講學，乃由華世出版社奉壘泉先生罄資刊行問世，而囑余爲之序。

四

茲集之選，以內容言，有論史官者，有論設館修史制度者，有論史學與史料者，有論史學與其他學術關係者，有論歷代史家與史學者，有論史學之特色及其今後可能發展之趨向者；作者有聲名顯赫之先進，有英年奮發之俊彥。遺珠之憾，自所難免，惟望

海內外博雅君子，指其缺失，糾其偏陋，則他日調整篇幅，增佳觀，汰冗作，豈不美歟？

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序於台大

① 如以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兩書而馳名之梁漱溟氏，卽屢言及此。其言曰：「中國開化既早，遠在漢唐，文化已極高，學術甚富，而卒未產生科學。」（中國文化要義第一章緒論，頁一三）「中國人講學問，詳於人事而忽於物理，這是世所公認底。」（同上，第十三章文化阜熟後之中國，頁二八二）倡類似論調者，民國以來，不乏其人。

方東美先生云：「中國民族生命之特徵，可以老（兼指莊，漢以後道家趣入邪道，與老莊關係甚微）、孔（兼指孟荀，漢儒卑微不足道，宋明學人非純儒）、墨（簡別墨）爲代表。老顯道之妙用，孔演易之元理，墨申愛之聖情，貫通老墨得中道者厥爲孔子。道、元、愛三者雖異而不隔。」（見哲學三懸）

② 力主中國古代凡百學術皆自史學出者，爲近人劉師培氏，說見其「古學出於史官論」（載國粹學報一卷四期），持反對論調者，自亦甚夥。

④ 詳見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日報蔣廷黻對大陸記者趙浩生的談話。

⑤ 紹學新報第三十冊。

歐冰劍文集第四集「新史學」，頁1]。

區上”真H。

參照胡蘋「歐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又出類繼踵，西方史家著述中，甚為普遍，略一舉例，最可見其梗概。

J. H. 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1969, pp. 12-13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1961, p. 144

Herbert Butterfield's Preface to the Beacon Press Edition of *Man on His Past*.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Man's Attitude to the Past*, in *Listener*, 21, September, 1961

及 R. G. Collingwood 對其 *The Idea of History* — 諸如歷史與其歷史哲學、*Herodotus* 與其傳承人（見該書序言）。

參照趙萬中「史籍記載」、「名史傳世與其」。

「國亡滅」或「不可解」，為宋元以來甚為流行之觀念，史家每道及之。

初版年代待考，臺灣中華書局印行之《國史要叢》，僅作某年某月印一版或印一版存摺。

此圖三|十一|年初版。

此圖三|十二|年初版。

此圖四|十|年初版。

此圖五|十七|年初版。

本集收入。

金鏡獻「釋記述」與「唐宋時代設館修史制度考」二文皆寫成於其專著「中國史學史」出版之後。
本集收入。

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

杜維運

序言

目錄

說「史」	胡適	一
說「史」	沈剛伯	七
釋「史」	戴君仁	一七
史字的結構及史官的原始職務	勞榦	三〇
古學出於史官論	劉師培	四一
附：補古學出於史官論		
史官名稱義	朱希祖	五八
史官制度——附論對傳統之尊重	李宗侗	六五
釋記注	金毓黻	一一〇
經學與史學	錢穆	一一〇

太史公司馬遷之史學	鄭鶴聲	一三八
史記導論	潘重規	二二三
漢書釋例	楊樹達	二五五
史漢異同	黃雲眉	二七〇
袁宏政論與史學	錢穆	二八八
范蔚宗的史學	藍文徵	三〇四
魏收之史學	周一良	三二一
兩晉六朝的史學	呂謙舉	三四八
唐宋時代設館修史制度考	金毓黻	三六二
宋代正統論的形成背景及其內容	陳芳明	三七八
宋代史學的義理觀念	呂謙舉	四〇二
論釋門正統對紀傳體裁的運用	曹仕邦	四一六
由宋史之取材論私家傳記的史料價值	趙鐵寒	四八〇
司馬光與資治通鑑	王德毅	五一五
明史編纂考略	黃雲眉	五三七